

阿西莫夫读书和读阿西莫夫的书

■卞毓麟

一

2020年迎来了享誉世界的美国科普泰斗科幻巨擘艾萨克·阿西莫夫百年诞辰。

今年也是我译出第一部阿西莫夫科普读物《走向宇宙的尽头》(唐小英合作)的第40个年头。我研讨、介绍、纪念阿西莫夫的文章至今已发表不下40篇,它们或视角不同,或主题各异,或深浅有别,或详略不一,而以谈科普者居多。其中,第一篇论述阿西莫夫科幻创作历程的长文《阿西莫夫和他的科学幻想小说》(纳入黄伊主编《论科学幻想小说》,1981年)、近万字的《在阿西莫夫家做客》(《科普创作》1990年第5期)、约2万字的《科普巨匠艾萨克·阿西莫夫》(《科普研究》2001年第5期)、档案式的长文《阿西莫夫著作在中国》(《科普研究》2012年第2期)诸文,尤受读者关注。

阿西莫夫1920年1月2日出生于俄罗斯,双亲是犹太人。1923年他随父母移居美国,1928年入美籍,居纽约。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化学,1941年获硕士学位,后在美军服役数年,1948年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49年起阿西莫夫在波士顿大学医学院任教,升至副教授,1958年离校成为职业作家,1979年波士顿大学医学院授予其教授头衔,1992年4月6日在纽约病逝。

阿西莫夫一生著述多达470部,其中非虚构类作品269种,含科学总论24种、数学7种、天文学68种、地球科学11种、化学和生物化学16种、物理学22种、生物学17种、谈论科学的随笔40集、谈论科幻的随笔2集、历史19种、文学10种、谈圣经的7种、幽默与讽刺9种、自传3卷;虚构类作品201种,含长篇小说38部、科学探案2部、科幻小说与短篇科幻故事33集、趣味短篇故事1集、短篇科学探案故事2集,以及由他主编的科幻故事118集。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谈谈“阿西莫夫读书和读阿西莫夫的书”,当是很合时宜的话题。

二

阿西莫夫的父亲是个小店主,他既无时间亦无能力引导子女优选发展方向。环境使阿西莫夫从小练就了一种独特的本领:保持适度的压力使自己迅速地汲取知识,但又不觉得压力的存在。

阿西莫夫上学之前,就请年龄稍大的孩子教他字母的写法和发音,自己学会了识字。他进小学后,常因其孩子识字有困难而感到惊讶。不过,他意识不到其他孩子并不喜欢他学得比他们快,这自然会引起不快。多年以后,他终于明白,尽管自己很优秀,但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注意“收敛”,这使他有许许多多感情深厚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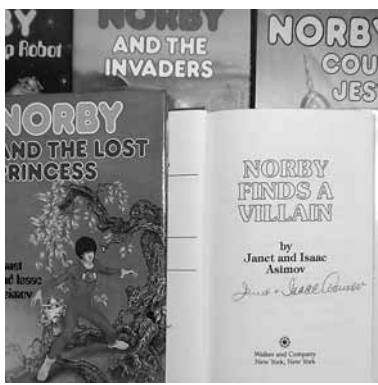
上学后,阿西莫夫一个星期就看完了学校发的课本。父亲给他办了一张图书馆的借书卡,他第一次获准独自外出就是去图书馆。因为无人引导,所以他什么书都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一字一句地记住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全部。“你任意背诵一节,我都能告诉你可以在哪里找到。”他晚年在《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中如是说。



述多达
470
部
阿西莫夫
一生著



1988年8月13日,卞毓麟(中)在阿西莫夫家做客



阿西莫夫赠予卞毓麟的“诺比”系列及签名



《古今科技名人辞典》



《走向宇宙的尽头》



《洞察宇宙的眼睛——望远镜的历史》

有一次阿西莫夫病了,让母亲替他到图书馆借书。他答应母亲,她借什么他就看什么。结果母亲带回一本关于托马斯·爱迪生的书,这几乎就成了阿西莫夫进入科技世界的入场券。

长大一些之后,小说又把阿西莫夫引向了非虚构类读物。读了大仲马的《三剑客》,自然会对法国历史感兴趣。阿西莫夫读了亨德里克·房龙谈论历史的书,觉得还需要进一步充实,于是又将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迪吕伊写的世界史读了好几遍。年龄再大一些,他发现了狄更斯,竟然将《匹克威克外传》看了26遍!

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综合性阅读,将阿西莫夫的兴趣引向了20个不同的方向,并且所有这些兴趣都终生保留下来了。阅读是写作的上游,正是大量的阅读,为他日后著书论述科学、历史、文学、神话、《圣经》……奠定了基础。

对阿西莫夫来说,学校的基础教育实在是远远不够。他认为自己真正的教育是从公共图书馆获得的。图书馆是一扇敞开的通往奇迹和成就的大门,他为自己聪明地敲开那扇门,充分地利用它而深感自豪。晚年的阿西莫夫不断从报纸上看到图书馆基金被一再削减,不由得哀

叹道:“我只能认为这扇大门正在关闭,美国社会又找到了一条毁灭自己的途径。”

阿西莫夫自认是典型的“书虫”。他猜想,有些不是书虫的人必定好奇:究竟是什么缘故居然会使一个年轻人如此可悲地不断读书,而毫不在意生命的光辉不经意地流逝?阿西莫夫则认为:人生快乐,生命便是辉煌的,思考和想象的相互影响远胜过肌肉和神经之间的作用。他觉得,“阅读一本好书,迷失在它趣味盎然的语言和引人入胜的思想之中,实在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极大乐趣。”

阿西莫夫成名后,介绍其作品的文章汗牛充栋,而涉及其读书的却很少见了。著名的例子如20岁挂零的阿西莫夫读了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便打算写一部豪迈的作品,这便是日后声名大振的《基地》科幻系列小说。又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酝酿研制大型空间望远镜(后以“哈勃”冠名),遂有出版社邀请阿西莫夫撰写一部关于望远镜史的科普读物。阿西莫夫说自己对此并不熟悉,编辑就给他送来一大堆有关天文望远镜的资料,此后他写成的《洞察宇宙的眼睛——望远镜的历史》非常出色,我有幸(与黄群合作)成了它的译者,天文界同仁对此书普遍赞誉有加。

阿西莫夫读书的方式,不可能成为一种范式,但这对他的成功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他的阅读史无可复制,但是富于启迪,值得研究。

三

阿西莫夫热爱写作胜过一切。他曾说:“我不是写作的时候才写作。在吃饭、睡觉、洗漱的时间里,我的脑子一直在工作。有时候,我会听见脑子里闪过的对话片段,或整篇文章。通常,它们都与我正在写的或者将要写的东西有关。我知道自己的大脑正在无意识地进行工作。这就是我为什么随时都可以动笔写东西的原因。”

有一次,电视台记者巴巴拉·沃尔特斯采访阿西莫夫,问他是否有时候也会想做点别的什么,阿西莫夫回答:“不。”她又问:“如果医生说你能活6个月了,你会做什么呢?”回答是:“我会加快打字速度。”

阿西莫夫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多产的作家。有一位热心的图书管理员说,阿西莫夫写的书几乎涵盖了杜威十进分类法的每一个类别。没有一个作者比他在更广阔的领域写下更多的书,但阿西莫夫还是有他的遗憾。例如他曾打算仿效《阿西莫夫氏科技传记百科全书》的体例,再写一本《阿西莫夫氏战争与战役传记百科全书》,可惜终未如愿。

1969年,阿西莫夫出版了他的第100本书《作品第100号》。该书节选此前99本书中的代表性片断,酌加说明,精心编排而成。书未列出100本书的序号、书名、出版者和出版年份。不久以后,阿西莫夫说:“作家自己写的作品最能说明其人。倘若有人坚持要我谈谈我自己的情况,那么他们可以读一下我的几本书:《作品第100号》(早期的阿西莫夫)以及《黄金时代以前》,在那些书里,我告诉他们东西比他们想知道的还要多得多。”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依我之见,最有助于了

解阿西莫夫其人的作品,除《作品第100号》以外,还有《作品第200号》《作品第300号》,以及他的3卷自传《记忆犹新》《欢乐依旧》和已有中文版的《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

四

40多年来,我始终乐此不疲地注视着每一部新推出的中文版阿西莫夫著作,迄今它在中国大陆已达115种之多。须知,这并非百篇文章,而是百余本书;亦非一书多译,而是百余种不同的书!全世界无论已故还是健在的所有外国作家,其著作被译成中文的品种最多者,既不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这样的经典作家,也不是儒勒·凡尔纳、阿加莎·克里斯蒂这样的类型小说作家,而是艾萨克·阿西莫夫。

第一个中文版的阿西莫夫著作,是1973年面世的《碳的世界——有机化学漫谈》,译者郁新是笔名,实为林自新和甘子玉两位学长。首功难忘,将近半个世纪了,它依然有许多值得重提的地方。首先,此乃“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所为,译者甘冒被扣上“崇拜媚外”“洋奴哲学”之类大帽子的风险。其次,这本仅8万多字的小书确实写得好。它以非常浅显的语言讲述颇有深度的有机化学(汽油、酒、醋、维生素、糖类、香料、肥皂、油漆、塑料……)与人类的关系。它使中国读者开阔了眼界,了解到科普作品居然可以写得如此精彩。再次,它提供的一些经典段落,至今仍可作为科普写作的范本。最后,《碳的世界》使许许多多中国人记住了阿西莫夫这个名字。

阿西莫夫的科普作品,分量最为厚重的是3个大部头:《阿西莫夫氏最新科学指南》(阿西莫夫氏科技传记百科全书)(中文版书名《古今科技名人辞典》)和《阿西莫夫氏科学和发现年表》(尚无中文版)。我在前已提及的《阿西莫夫著作在中国》一文中,逐一叙述了当时已有的106种中文版的阿西莫夫作品的概况。此文有如一幅阿西莫夫“大观园”导游图,游人尽可按图索骥。此后,又有9种中文版新品首发,它们是(方括号中以时间先后为序给出中文版编号):

[107]《永恒的终结》和[108]《神们自己》皆系长篇科幻小说,2014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109]《诺比的微型反重力装置》、[110]《诺比的超空间逃亡》、[111]《诺比与外星动物园》、[112]《诺比与扭曲时空的项链》、[113]《诺比与平行宇宙的钥匙》、[114]《诺比、龙和意识星云》和[115]《诺比与错乱的时间线》,皆系儿童科幻小说,2018年由接力出版社推出。“诺比”系列是阿西莫夫与其夫人珍妮特·阿西莫夫合著的系列作品,署名珍妮特在前,自1983年开始陆续问世。1988年我到她家做客时,“诺比”已经出版6种,承蒙主人签名惠赠。中文版的书名与英文原著名相去甚远,国情不同,只要对方认同,倒也未尝不可。

阅读阿西莫夫,使人博闻,助人明理,令人愉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是多么希望中国涌现出一批像阿西莫夫那样的优秀科学作家,培养出一代超越阿西莫夫的科学与文化传播者啊!

书后

作为一名科技专著的编辑,我从没有想过自己责编的图书也能成为爆款。

曲高和寡,是科技专著给人的刻板印象。但这一次,这一印象被彻底颠覆了。《能源互联网》,曲高,但不和寡。

由孙宏斌等数十位能源领域顶级专家联合撰写的《能源互联网》一书,还未上市,便引发了能源领域读者的购买热潮。

从我们的样书预告之后,连着好几天,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打电话、发微信向我咨询这本书怎么购买,我第一次感受到被读者追着买书的甜蜜。

为什么《能源互联网》这本书能获得业内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分析其根本原因,有两点:一是能源互联网符合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二是这本书的作者群实在太强大。

发展能源互联网是国家经济发展重要战略。2011年,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其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出“能源互联网”这一概念,他认为,“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分布式、开放共享的网络,即能源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的提出,无疑给未来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模式,迅速得到各国的响应。

正是基于能源可持续发展这一需求,能源互联网在我国得到快速的发展,从概念到落地再到推广,为能源电力领域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2014年,中国提出了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的长期战略,并以电力系统为核心试图主导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布局。

2015年9月14日,时任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在纽约举行的《全球能源互联网》研讨会暨英文版首发式上预计,到2050年,全球能源互联网累计投资将超过100万亿美元,对全球经济拉动、产业升级作用显著。

2015年9月26日,中国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宣布: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

能源互联网,曲高不和寡

■范运年

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

2016年3月,由国家电网独家发起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成立,该组织是中国在能源领域发起成立的首个国际组织,也是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首个合作、协调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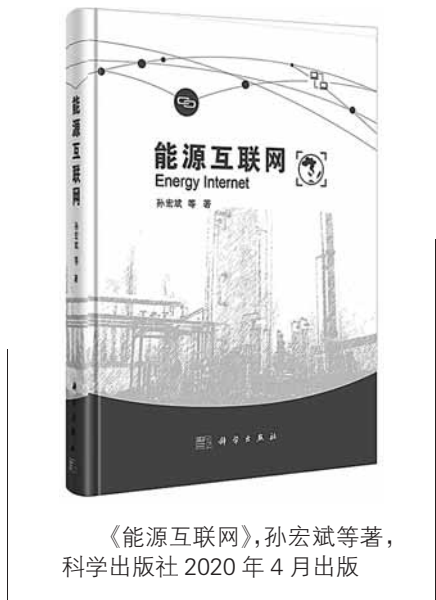
2018年,国家电网公司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的目标,2019年,全面部署和快速推进能源互联网工程建设。南方电网和各发电集团均提出了相应的能源互联网战略。

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互联网的建设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可以说,加快能源互联网建设,改变了能源生产和利用的方式,有利于抢占新的能源革命制高点,进一步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无疑是我国未来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环节。

《能源互联网》作者群涵盖能源领域大部分权威专家。

能源互联网是能源系统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新一代能源系统,也是当前国内外学者关注的前沿研究领域。为了适应能源互联网研究的需要,国家电网公司成立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清华大学也成立了能源互联网研究院,2017年,国家能源局启动了首批55项国家级能源互联网示范工程项目。经过几年的发展,能源互联网已经从一个概念变成了实实在在改变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技术,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



《能源互联网》,孙宏斌等著,科学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

这其中,能源领域的科学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2015年,为了深入探讨能源互联网的前沿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本书作者之一的孙宏斌教授发起并组织了能源互联网香山科学会议,包括周孝信院士、韩英铎院士、程时杰院士、李立浯院士在内的50多位能源电力、信息技术和科技管理领域的海内外著名专家汇聚一堂,进行了三天的

热烈讨论,为能源互联网的发展建言献策。这些专家中,有很多都参与到《能源互联网》这本书的写作中,将这次会议碰撞出的思想火花记录下来。

2017年,孙宏斌教授发起了每年一届的IEEE能源互联网与能源系统集成国际会议,并于2018年发起成立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能源互联网专委会,同年成立IEEE PES能源互联网工作组。这些学术活动中与会专家的讨论和交流,进一步碰撞出新的认识和思考,促进了能源互联网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厘清了能源互联网的概念、技术和发展,这些研讨的成果,也体现在《能源互联网》这本书中。

可以说,《能源互联网》一书是能源领域权威专家的集体智慧结晶,能源互联网领域50多位权威专家对能源互联网深入剖析,抽丝剥茧,将自己从各个层面对能源互联网的理解有机结合为一个完整的能源互联网系统。全书各部分自成体系,又协调统一,将能源互联网的原理和应用立体展现出来。

通过《能源互联网》这本书,读者可以一窥能源互联网的内核,那就是能源互联网不只是“能源+互联网”,而且是两者的彼此完美融合、重新塑造、一体发展。

正是因为《能源互联网》这本书恰逢其时,又恰逢其人,于是造就了一本爆款的科技专著。

作为这本书的编辑,见证了这一能源领域变革发展的盛事,我深感自豪!
(作者系科学出版社编辑)

国图举办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主题为“文心依旧 天雨流芳”的文津图书奖15周年特别活动。活动邀请文津奖获奖及推荐图书作者卞毓麟、朱成梁、朱良志、王军、萧袤、苟利军、陆铭、王立铭等通过现场交流、电话连线、录音访谈多种形式参与活动。

该活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故事广播、喜马拉雅、快手直播平台以及国图官网及官方微信、微博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

文津图书奖2004年创办,已举办14届,共评选出138种获奖图书和613种推荐图书。第15届文津图书奖的评选受疫情影响,较往年发布时间推迟,目前仍处于评选过程中,发布时间待定。

直播活动以文津图书奖15年回顾为主题,在系统梳理历届文津图书奖社科、科普、少儿三类获奖和推荐图书的基础上,总结了“大师再见”“科普书中的‘简史’们”“读懂传统文化”“写给孩子的书”等多个阅读主题,以此展现十余年来我国读书人、写书人的整体风貌。

“读书如种树,未来好乘凉。”4月19日至25日,7天时间里,国图将历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和推荐图书作为“种书”种子,在微信订阅号连续播撒“发现·自然·少儿·绘本·医学·健康·艺术·美学·经典·文化·科学·探索·阅读·悦读”7类主题的文津好书“种子”,发起“种书计划”活动。同时,通过新浪微博发起“我的种书计划#互动话题,邀请网友晒出自己的读书计划和读书心得。”

4月23日至25日,国图文创与天猫联合打造“读书让人可爱”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推出3款全新文创产品。活动期间,还将进行多场专家直播活动,让读者透过文创产品了解国图,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4月23日起,国图文创将与中国邮政联合推出“数字有奖明信片”。在中国邮政小程序“有奖明信片”中开设“世界读书日”主题专区,读者可以挑选50余款文创数字明信片,获得线上祝福,线上定制等多种新型信函服务,并在DIY明信片与快递过程中了解国图馆藏资源,与国图互动。
(李芸)